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八

代宋獻孺上南中當道書

已未

代宋獻孺與張侗初司業書

已未

代宋獻孺與盧芳菱侍御書

已未

卷第六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一

代宋獻孺上南中當道書

已未

竊惟遼師喪軔四海生心土崩之勢幾在一朝
無論嫠婦之恤血氣所同卽閱稽往牒流離慘
毒之狀徧于羣生各有身軀孰甘斧鋸各有父
子妻子孰甘傷殘各有田墓廬舍孰甘燬棄承

平日久雖高年長老亦不見此狀故舉世皆處
堂燕雀以爲萬一橫罹多難亦 宗社之虞苟
不向千古爭忠義名節何求不得獨不思 祖

宗養士幾三百年寧乃有胸無心至此乎况管
者祿山之變二十四郡望風而潰一百八縣斷
絕人煙宜何如動心矣某產于京畿之內京畿
休戚其實共之故雖不敢以俗著之謀遠言天
下事而請略言留都之大端國家兩都並建必

有深意今留都太平日久民享恬愉之福士安
都雅之習如生長于重閨深閣之中目不擊驚
濤耳不聞鉦鼓偶一人蓬首闔戶卽震而鳥獸
竄矣遠無論胡馬飲江長驅易到卽萑苻之警
棹江駕海俱可旦發夕至甚或不逞之徒聚十
成百徒手而呼亦可橫行朝市往年李王之事
幸先洩撲滅良足寒心朝廷取士之格太隘草
莽間多憤鬱思自用之人又民困公私膏血已

竭富者如洗貧者乞死如此民情使二三姦宄
奮臂疾呼應者蠲集特未逢其會姦宄不敢發
耳今則其鼓掌迎腕束體作氣之時也豈左每
一失事必有人陰喜者吾輩憂之亦不足敵其
喜况不憂乎今九重之上聞喪敗而泄泄者以
有舊京在也廊廟諸公聞喪敗而泄泄者亦以
有舊京在也今舊京果足爲根本之地否乎將
以長江爲天險耶此晉齊間事耳自元术渡江

而江不足險矣伯顏渡江而江如陸矣天險不足恃則惟事堅城強兵倉廩實軍資足也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耳兵部現操之軍二萬餘耳布置江上惟三四千之浙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皆市人子倉廩雖實臨以大軍亦計日可盡三部之庫合之不過百餘萬守城之具百無一備軍器敝壞有局無人士無片鐵將惟樣甲銃炮易裂毒藥絕聞硝磺缺乏括公私之

積不足供一日之用如此情狀而又擁京師之名奸雄以晉據爲勝盛繁華之飾窮盜以垂涎生心處南北之要爲必爭之資不知何所恃而可免于危離尚泄泄如此乎竊觀天下之大勢北都震搖則淮以北不可固南都震搖則楚粵閩浙俱不可固矣晉宋之得偏安百年者徒以此一片地耳今池河一帶爲北來之關鑰南唐之亡繇此失也名有軍三千而行伍多虛且殘

必豐偉而多力也在壯其膽耳求于膽則人人
可練不必舍現在之軍兵而別募也然從軍久
則玩愒之習入于骨髓而且生長都下慣于巧
猾玩愒者猶可振而巧猾者必不肯死故須卽
其中揀爲三等減中下之糧以益上而且月試
而再別之終不可用者則革而別募易以本戶
之餘丁本戶不堪則及他戶庶施爲有次衆必
不譁賞在罰前樂而不怨以軍補軍無所執辭

南中民一而軍九豈遂無二萬餘堪用之衆乎
則進而補足食糧四萬餘之數豈遂不足乎而
別募敢死以益水陸兩營浙兵初設名曰振武
不止萬餘今兩營之額亦尚六千特不足耳益
之爲二萬而人人當百則可以禦門戶矣標兵
之設始于孫大司馬抽餘丁而爲之卽愚簡軍
于軍之意也廣之爲萬而再募民兵萬人分爲
左右二營屯于街衢之間則可以固腹心矣合

其所增不過三萬三千而實得八萬餘之士較
見在而增五萬五千矣晉汴京有兵二十萬而
尚不守南宋有親兵十餘萬又有三四十萬屯
江外而始成偏安今八萬之數尚不及祖宗
之額豈爲多耶三萬三千人歲費不過四十萬
歲歲辦之似爲不支然肯清屯糧則以額設之
糧養額設之軍易如反掌今事急無暇則暫辦
官府三部各郡俱可通融譬俗遼餉亦須奏發

何如以所有自衛乎有兵無器以卒于敵南中
軍器天下之薮良工巧匠天下所聞廢弛敝壞
沿于近日先朝遺制在局可做特須一精心
清望之司官督之工部盡捐他務以濟其資何
患不精火器之法人久不習故傳其方者亦不
知其用况尚有秘方世鮮其傳以頑鐵爲鏡以
不捶鍊之硝磺爲藥焉得不裂苟肯講求亦不
乏人置硝買磺不過萬金而其用不竭秘方毒

藥亦不費財但費心耳何至袖手不談以身委
壑也至于沿江一帶祖宗立法甚密既設文
武之操江又設上下之巡江置兵列艦兵具火
器皆有條理但兵有名而無實實在之兵又十
無二三在船船缺十之六七終不聞補兵器敝
鈍火藥銷亡惟有一鉦一鏡以迎送上官故昨
沙盜四百揚帆出海而莫敢誰何今不必添一
兵增一船益一兵器但核冊籍補所應有巡江

有他務別委小司馬數員于九江安慶太平儀
真海門諸處畫地而守剗立衙宇于所駐之地
俾便于稽核各有分地或難于力詘舉羸然今
日都城之勢公私所有孰非奸宄之外府以奸
宄之外府爲禦奸宄之具顧不便耶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特有不可爲之人今幸一時當道名
公名實素著則有其人矣天下有可爲之人特
無可爲之時今旣非寧謐而難措手亦非決裂

而難收拾尚有其時矣有其人有其時而側耳
歲餘不聞舉動今奴僉兇逞外搥內煽禍作以
時而某久荷釣陶訟言何諱乞賜採擇速見施
行 宗社幸甚江左生靈幸甚

代宋獻孺與張侗初司業書

巳未

從邸報中讀先後大疏語語扼要中款廟廊石
畫于晁後疏及徐贊善疏尤屬不刊今開原破
而遼陽廣寧已在奴轂中矣竊謂奴旣難連西

虜必刻日並舉以一兵攻廣寧而虜當之以一
兵攻遼陽而已當之二城入手彼且三窟其舊
巢根本遼東西地因我糧因我人計算已定然
後分兩軍並入陸軍從三衛取道萬松塲出古
北口此金人入燕故道也水軍從鎮江乘風或
犯登萊蹂我山東或犯天津扼我漕餉或虞京
雉崇墉會陸軍並薄都城下如其破開原仍退
則其謀愈全其發更烈何也奴深悉我廟議必

不遽定兵餉必不遽集用人必不遽當遽時而
且休卒鍛器伺便躡釁爲長驅直搗之圖蓋管
金以六萬人渡河圍汴李綱策其孤軍深入如
虎豹投奔种師道謂金不知兵焉有孤軍深入
而能善後者可殲諸河上也惜爲時宰李邦彥
所持而兩公之志不遂以兵法論金實妄進奸
人必有以此說教奴耳奴非有大志則已如有
大志斷斷不出此着况兩經略新舊割代無論

兵餉之單虛而人情且未固協乎此一選奴所
爲最握機算者乎新經略公管之按遼也欲以
守爲戰今之遼則宜以戰爲守蓋必能戰而後
可守何也彼固無肯容我守耳且其十年前策
奴逆計洞若指掌悔當日拘格不用之曲突徒
薪之日而用之于焦頭爛額之時又若身手未
得展呼吸未相應者縱有魁磊長材奇秘神算
恐難畫摺况奴勢甚厚奴鋒甚銳議者必欲用

衆十萬數十萬無論征調難于卒聚卽聚矣驅
不教練之白徒以抗方張之虜所謂羣羊當猛
虎不足爲喻也鄙意竊又謂得敢死之士數千
人用之如武穆岳家軍五百八百耳破兀朮十
萬衆者再而大軍不過以壯其威并其勢此非
謂兵不貴多多多兵恃精兵以固則不至若從前
之大潰庶可欄格破竹之勢而後次第恢復向
所殘沒要害處城守之天下大事尚可爲耳其

他彼我之虛實情事新經略公疏甚明有非書
生之所及也又江南人心洶洶舊都廓落文物
都雅士庶如甘嬉閩閩須有人焉有重望先識
以鎮壓之恩國家兩都並建深意恐及時之防
宜不在都城後也吾鄉人士紛紛欲覓溪山爲
逃死計管人謂獲湯鑪炭地獄何處可躲曰卽
躲獲湯鑪炭中此真善于躲者高明遠識不
見其形視其影今其形已切著而猶泄泄然妄

于自愚自昧乎知勿以迂狂而姍棄之也

代宋獻孺與盧芳菱侍御書

巳未

記庚辛間數獲侍年臺提誨于燕邸濩落厝諸
十年一擲昨歲逐隊入都僅通名典謁場羽遄
歸繡斧清光隔若重雲倒景天不厭禍遼左之
事漸見决裂都城震動人心惶惶均懷意外隱
憂維今廟算邊籌動有石畫獨在總歸條貫毅
然持之確然行之奮然擔之而已其迂愚無似

其所附漆室之嘯發緯之卹者獨在勤王一端
今勤王之詔未下也而天下之勢必出于勤王
天下之人必欲勤王何也兵餉括摺謀之經年
未有要領襟肘促露文吾百端召募訓練旦夕
艱應東西交訐閩楚江海蠹煽搆結形見情著
蓋天下之禍方始方大于遼而繼遼之禍且深
且蔓于後來耳故曰其勢必出于勤王勤王者
忠義之所繇奮而盜賊之所繇僭豪傑之所以

成功名而奸雄之所以圖不軌故曰天下之人
必欲勤王利害間髮禍福其門漢宋之已事可
鑒也逆知其不容已莫若風勵之自明詔而關
紐之于公家衣土食毛之人皆有著籍任俠狗
義之士皆有氣類卽無賴亡命亦非生空桑而
莫可誰何畿甸省直郡縣則所附之板圖也撫
按監司守令則所部之官長也其間或効謀勇
或輸資糧令之自爲倡率自相團練自任糾保

而一一差次其籍以上所部之官長官長則下
自令守監司而總握于撫按撫按之權原重彈
攝實其責任更不必別設重臣以滋擾費特在
撫按實得其人耳于是執轡按部俾各置其能
各伸其願所爲捍衛鄉壘防守城寨提戈赴難
請纓絕域掃幕犁庭一切無以梗其便宜絜以
文法如是而號召明激人以忠義之槩暗戢人
以假僭之奸大開豪傑功名之門陰制不軌叵

測之念外難漸可削平內禍不至竊發非然者
始突倡于閭左則無從稽察而縲紲不在手繼
橫生夫他端將靡所收拾而羽翼且摩天日淡
日蔓私憂過計有所不忍言矣非不能言非不
欲言言之恐淡其算而假之資蓋有所不敢言
之耳故曰國家勢必至于勤王天下自必至于
勤王不若風勵之自明詔而關紐之于公家也
今用兵以來尚多種種利害而此獨利害之最

緊切不容不早爲說破某不自揆竊思提僕排
叫天闢念老親菴景割裾未決年臺試覽焉倘
謬爲可採乞早達 帝聽豈獨某一人之幸哉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九

與徐玄扈贊善書一 巳未

報徐玄扈詹事書二 庚申

與徐玄扈詹事書三 壬戌

寄徐玄扈詹事書四 巳巳

與徐玄扈宗伯書五 戊辰

寄徐玄扈宗伯書六

卷第六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集卷之六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二

與徐玄扈贊善書一 已未

歲乙巳元儀年十二時從先水部客長安喜向
西入利西泰聞所未聞時先生已爲庶常每布
衣徒步晤於邸舍講究精密承問冲虛心竊異
而識之嗣後蹤跡南北每與先生左元儀自幼

關迂喜談兵農之道側聞先生究心屯田不憚躬偪心又異而識之欲以所聞者一當先生而無從也元儀自就傳時知天下將亂不喜爲舉子業竊先人之藏書蔽燈而讀心口相語陰計實際十三爲諸生十四先人見棄十五江南大水而民不生心私竊自喜以宗社有靈又念門戶衰薄非一綬無以慰老母故逡巡一應有司不意以此道薄竊時名遂難除習氣然竟亦屢

剛方念馬援不樂受經躬往北地田牧婁師德
身着皮褌率人屯田此往事之師也方欲廢析
家產率奴客家僮從燕齊間開田而東事起矣
去秋又隨衆試有司有以兵餉事問竊爲條兵
事利敗不幸而言中爲計目下處餉不必搜括
而可得千萬爲計久遠富國之術不如復屯田
言不唯不見聽而且不及聽亦欲上書自列而
度廊廟之上何異棘闕中但仰屋而歎 祖宗

養士二百五十年豈遂無一人畱心實際者而
遂至爾爾貽笑千古耶最後得先生三疏始信
士之不負 祖宗而 祖宗之能養士矣今天
下事在持之太易而視之太難何謂持之太易
積強積富之酋白管舉事而不料其遠大以爲
劫鹵自守之賊金人有天下之大半元人統制
六合何嘗不劫鹵特不自守耳積弛積弱之遼
左而不計其危急如此情形卽匹夫橫戈小酋

猖獗而無不立糜者况勁敵乎而猶以爲重鎮
難破不視開原十萬口耶未聞未練之軍旅而
欲卽以當敵管封常清旬日得兵十一萬而猶
以市人子三敗潼關外今招募之兵能得幾何
而且未聞一日之教練徵調之兵四方風氣藝
習各異卽人人經戰者亦必合練時月而後可
用今之兵果有一當否也未振未刷之綱紀而
以爲可以號令文帥賜劍將帥以下許得便宜

從事是矣然文帥之敗未從國典安得便宜加
人耶旣謂將帥得以便宜則今之將帥當從便
宜者多矣又安得舍虎噬人而問貍盜肉耶何
以爲視之太難國家之師犁庭掃穴遠過宋唐
今幾何時而孱懦至此非兵之不勁將之不能
也非將之不能以其少不學壯難行也今節制
之法搏擊之方長技可用便利可擇皆布在方
冊昭如日星士大夫苟以堙晉舉子業者用其

十之五迎合要路者用其十之三聯絡時局者
用其十之一未有不工且神者矣十數年以來
士大夫閥邸報者見錢穀兵馬之數條陳臚列
之事無不昏昏瞍睡唯恐其言之不盡甚有擲
而棄之者及見陽攻陰刺舞舌反屨之談則欣
欣相告尋繹無倦儀且笑且痛而知其必有今
日也久矣今事已至此七尺之軀必非依倚閭
戶排人護己所能保全者而猶不思拯溺救焚

之計潛心此道徒倚他人之耳目恣一己之喜
怒豈真無性命之慮耶今妄人談兵未覩淺深
皆翕然稱之及至真實究心之人切膚見骨之
語又漠不見聽總疑此道幽深玄遠未易窮究
故不加細察耳不知易固難言究亦難已鬚眉
丈夫何事不可爲况文事武備君子之道苟復
他讓豈事事欲居人前而獨處君子之後耶禮
賢選將先生一言道盡練兵製器大疏大旨已

明至於周折精微在行之之時耳儀十五年講
求著武備志一書亦庶其周折也若夫精微非
言所傳矣敬以其序呈覽不知可進而教之否
竊以任事在於擇地擇地不精則事終不可任
擇地者非擇其利便也擇其可以任事之地也
管人云經略西事無如在中書此最上着也然
必有一同心同學者爲本兵而後可不然不如
身親爲之也本兵權兼內外而勢難周至欲急

見之無如戎政政府可以強天下不止弭賊本
兵可以弭賊不止守城戎政則可練十萬之勁
兵迎戰於百里之外不至有城下之師以今度
之皆不能任人也皆不能任人則事必潰矣須
必爲內守外援之計庶免靖康之禍而其大端
不過有三一曰守城之具料民嚴法治砲置柵
是也二曰特練之師別募精兵數萬統以能將
使自爲教駐於昌薊以當三路是也三曰備應

之策命官府置新兵諭鄉民爲團練無事自守
有事勤王是也其詳在遺唐美成待御書中雖
不足以當萬一然不敢不錄呈左右於此擇地
或守或練或開府中原總理新兵鄉練之事皆
可爲者也使三者又不任人則必有不可言之
事矣國家兩都並設必非觀美而已今燕之急
與遼同南之急與北同而南中猶酣燕不知昨
兵戈鳴於三山門妖神舞於太平營水陸營之

陰兵夜劫太平門之神女騰天以及不祥之民
謠凡旬日而五告矣而猶悍然不理此時得任
一人於此中事猶可爲徐固根本以收天下之
半此地亦可擇也頃友人宋獻孺上此中當事
一書皆二人十年燈窓講論頗竭心血而宋生
以維桑休戚毅然一言恐終無行之者敬錄一
通呈覽知不足以當泰山之土壤亦欲使先生
知士之不敢負祖宗之養者亦有在也先生

不能不用矣但用之地先生當自擇之用愈大則國家愈受其福然効一分亦足以補國家一分苟欲用而時日尚舒或大用而樞柄未一不如思其次者也卽其次者足爲于廷益再次者足爲陶士行最下者不失爲王茂弘也失此不圖坐視宗周之隕矣元儀一書生猶恐上負國澤下負所學不勝痛心疾首况身列清華素抱經緯如先生者乎願先生急擇之而已太公居

東海子房遇畱皆非枯坐以待天下之用孔剛
臥南陽雖不求聞達於諸侯然司馬德操安可
少也唯先生察之天下幸甚

報徐玄扈詹事書二

庚申

辱承劄諭獎慰過至非儀之所敢當也又辱特
教命商略屯田一事以爲國家千萬年根本之
計儀雖不敏志於斯久矣不敢不盡其愚夫屯
政大端在於講地剝斲人事兩者而已兩者皆

先生之所熟察也又何待於愚愚以欲商屯政
先商其規局規局失雖勞而無益規局得易集
而無訾天下有名美而實不可行者雖明哲之
士每蹈之以圖萬全而反終於潰敗幾微之際
不可不察也自天下之憚分更也朝廷之憚創
始也羣司之憚擔荷也故言屯政者不曰托重
於有司卽曰責成於軍衛不知兩者雖曰名美
而皆不可行也唐宋以來主筦國計者別有示

司如三司漕司之類以大體觀之似不如
有司之簡切然唐宋事煩而財不匱本朝事簡而財
不足者職此故也有司一人之身禮樂兵刑催
科迎謁大小畢集卽財利一途而主辦者一處
責解者數署急此緩彼顧此失彼勢有所不得
不然也而復責之屯政令急則文飾以支吾令
緩則高閣而廢弛汚者恣其侵漁剋剝愚者巧
爲播弄阻撓故托重有司之說必不可行也軍

衛屯田自餘糧之免盤而忘地畝爲官物任意
典賣幾易其主不可窮究今欲逐畝而清之則
啟其爭也自正糧之免半而國課甚薄今欲改
法人必創見不知無官司之督責牛種之資給
溝洫之通濬卽粒米不可得而徒執筭之額以
議今之課反以資其口實也且屯官大半鹵人
習爲頑鈍策之不齊任之易漁刑之不與賞之
不勸此責成軍衛之說必不可行也三者必不

可行則其說必歸於招募招募則必別設統馭
然又有招募之弊有統馭之弊請得而盡言之
招募之弊在議兵三代之政而必不可行於今
日者兵農合一是一也本朝設屯原使軍士分迭
耕守而非合兵於農腐儒不察遂爲此論今方
議招募而卽賦丘甲是未利而先厲也故因其
羣聚簡其精壯教其技射無兵之名有兵之實
此在行有餘力便宜措置耳使創始而卽爲寓

兵之說則民方望而震之孰可招募此招募之不可不講也統馭之弊在於不立資格何也統馭之責不可不專不專則其功不成分官必衆不衆則其力不遍總統馭者必以士大夫如宋三司判官漕司判官之類極一時才望之選使一人領一方之事分統馭者必責其開濬招聚之數實開田幾何方授以某職等而差次之又必以武階武則人樂爲就文則崇而不可爲訓

也卑而入算甘也授職之後果有累效准與世
職苟失故額卽刑無赦若任幕倅任軍職終無
可成之理此統馭之不可不講也今前疏已奉
俞旨大疏正在部覆想不日必有專命正先生
罄生平之學以建萬世之業之日也故特奏記
其愚如此迂疏無當唯先生俯而教之

與徐玄扈詹事書三

壬戌

語有之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於今

而知其不然也區區奴酋使下極盛之時囚晉
衽服供牧豕之役耳使當極亂則遇淵勒之流
使爲羣胡一酋長遇劉祖望塵而潰矣而乃使
其利戰兵戈所嚮無敵武成所紀幾不足以喻
天實爲之嗚呼痛哉方今之局正在一庸以庸
吏庸將而當庸酋所爲振世豪傑傾世姦雄莫
非庸流才乎安在天實爲之嗚呼痛哉雄則實
庸則虛酋之庸稍稍實耳而我之庸着着皆虛

易其虛則彼之實可奪也今以空名震其雄而不知以實力制其實雖賢聖之主復作不能驅一卒而欲以二三庸妄書生當軸使跋扈便口經撫俛而聽命不能也法之所行不能及士卒以其衆也不能及將領以其悍也不能及經撫又以其賄也然則天純佑命亦安所施乎時乘六龍貴在剛也居天子之位而襲於富盛則志不屈富於春秋則氣不衰而莫能掖之使行法

於天下嗚呼庸哉元儀於縱橫短長之學俱所
不習其受知於先生者以所區區講問之業不
敢爲其虛者耳舉朝謬譽之欲責以軍旅儀死
不敢受命豈愛吾鼎必欲待館閣清華匿深山
大澤坐作聲價哉以無以答其所望也朝受命
夕臨事非實不可而彼必駭而顧曰貧我舉矣
奈何爲迂曲之事乎欲使之不教戰不治器不
重謀不申賞罰而能得一簇之利儀實不能故

悠然長往決志刪述寧負國不能悞國寧忍心
以待天下不能蒙面以就天下區區之志不知
見許於有道否耳然其意亦不可回矣 聖主
轉環於楊給事何難轉環於先生然使今日而
用先生使先生幾負誤國之名而又無以明其
不負國之志蒼蒼之意豈肯如此 二祖 十
宗實默啟之雖然李文潔有言庸則不權權則
不庸服膺斯言今實大謬往言不效大約如斯

付之一歎而已經理隱業未能趨面聊作短語
數旬之內必期躬造

寄徐玄扈詹事書四 巳巳

在壬戌之夏曾奏記閣下力有避世之思伏承
劄教勤懇倍切銘鑄未幾以身許國不唯空山
之志不堅并親喪亦爲所奪墨綬從軍蓋三年
矣抵關始知向之嗷嗷於高陽者非高陽之才
之志不逮而將吏不足以宣揚之將吏亦不如

人言之甚而朝爲邊擬成之三辭不允遂留身
幕府終不任事權及其撰形勝鼓先登關草萊
營城郭未嘗以在阡地不以身先將吏雖分毫
無裨封疆然不敢愛其死以辱閣下往日一言
之知此盟之天矣高陽以閣下啟事久稽數四
達之皆揆僅從常格未快所私然東事正無涯
岸卽東事寧而天下事更無涯岸儀志大而才
不足以稱學久而識不足以稱膽堅而勝不定

以稱今奉命在督一二軍需行告竣矣使朝與
邊終於不變當仍以白衣還山畢先人之遺喪
償空山之初志耳閣下早出而圖天下儀生有
閒日死有閒魂矣

寄徐玄扈宗伯書五

戊辰

自辛酉歲蒙閣下實學之褒遂妄自信欲實効
之於宗社中遭逆璫之毒幾不偷息至此丁卯
之役先帝有憑几之危今皇播善病之訛

私心以璫之爲逆已顯著明白寧從徐翟而死
豈從馮褚而生四顧名流遭摧被抑者高思遠
跡卑則任運深維獨斷必在閣下白白下東歸
就正而道聞 今上卽離復還故止是冬晤俞
彥直於吳門謂閣下忠決果如鄙料而指所嘗
屈遂及不肖不肖俯而泣也平生踈脫無釣名
之術而時當多故致不虞之譽禍發於非分遂
以袁侍御攀質今且對薄此其職也夫復何言

但以儀自待而何至行賄求薦此不可望信於
衆人而或見亮於閣下者也至於擢用之旨在
兩旬之前而復賄求旁薦於兩旬之後累千之
賄始得片言之譽而力辭加銜必允而止卽在
三日之內此雖不知者豈不亮乎而長山太倉
二撼雖去發言之人方多䟽附雖未必真欲以
算須有坐人而恐死灰之復然致白璧之微玷
此自人情又復何言但西曹不主論官而侍御

不長四一全
稀職已有成命開其橫嶼放以空山此論人者
之本情亦止如此而主讞者之仰體恐或過之
以當世可告語唯有閣下又不敢自達而托友
上瀆蒙閣下慨諾此儀幸不死之身終當拭刀
爨鼓以報閣下萬一者也臨箋戰悚

寄徐玄扈宗伯書六

士大夫一入玉堂便翹晉跂足以望宣麻卽禮
樂刑政俱以爲粗人之事而不欲言况兵凶戰

危乎先生當東事初起奮然言兵當時尚有以
資淺秩卑望速顯以疑先生者雖稍有知識者
無不咲之而不能禁其吻張也今先生再出資
已三十年後乎一紀者有極人臣之位而去者
且數年矣官至卿貳秩晉宮賓日侍彤幃袖領
講寮其爰立之舉固匪朝伊夕卽純忠極貞者
孰不爲須臾之延以待人綸扉坐而論道而先
生乃抗言沉論極用兵之道任用兵之危而毫

不之顧世之言兵者其浮夸該虛者無論已卽
精微變化能冠其家而大約銳志雄情喜功好
氣此雖豪杰亦所不免而先生獨以淵貞玄默
澹泊希夷爲道雖雍容廟堂摺置太平亦迫而
後出無翹然自見之心况於戎事張皇奮揚颺
發乎以先生之所任合於先生之所持判若兩
人故不知者撐齟停睫而不下卽知者亦或敬
其忠或欽其守而終不知置心之微合一之妙

也此無怪也蓋火器爲古今兵法一變誠如高
論而任兵如先生爲古今任兵者一變此固非
衆人之所識也蓋丹書聖人之微言也而知兵
者莫踰焉三代而下算之或聞矣宜其弗識也
今竊聞晉右爲左還佐典禮雖及時而行未協
淵衷而施之於政君相國人具有同心蓋秩高
而無冀顯之理期近而趨迂遲之途辭融居瘁
去安卽危此雖無識者亦不能復張其吻而儀

於是竊卜大志得行宗社可藉以鞏民生可藉以舒矣故雖顛沛篤疾亦敢上書爲賀非賀今日之陟也賀大道之行有其機也前見大䟽俯而爲泣中述用砲一事其本末詳貫卽先生亦有未盡知其功者而况天下後世乎儀雖鄙賤然待之異日其言固有徵也輒敢述爲文一通拜以藁上典記至先生之加惠一士死而生之感徹天雲此雖一士之私而先生明大道之公

書不敢悉自有言者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

上李本寧方伯書一

戊午

寄李本寧方伯書二

巳未

寄李本寧方伯書三

庚申

上李本寧太常書四

辛酉

寄李本寧太常書五

壬戌

上李本寧太常書六

壬戌

與顧隣初少宰書一

辛酉

與顧隣初少宰書二

壬戌

與顧隣初少宰書三

癸酉

卷第七十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三

上李本寧方伯書一

戊午

煩暑如炙不敢冒突清禁致共此北山雲亦爲
百日別耳向有衷愫欲需遲上千今聞行轡將
發大集將成往志未遂草率上瀆先大父叨文
章之譽垂六十年其浮沉宦轍僅二十載耳以

充見讒以倨見侮揚眉之日又十去其七然其
用兵如神撫民如息士大夫類能言之也先府
君矜恬素之操不爲名高仕宦不達亦云命矣
至其惠鮮之政充直之節績苦之學瑯琢之言
亦使人深長思之而不能艷慕頌之使非通人
一爲表揚孰云貞松無斧斤之患哉久欲仰懇
先生惠立兩傳振幽闡微炳耀往牒豈徒爲家
乘榮然所以需遲者以先大父之後儀非宗孫

欲俟家季父率諸子姓匍匐泥晉先府君之請
既不可以先而又以往述事實時在弱息不文
不備欲再俟易稿草生平著述自刪史之外可
得詩文二十卷政煩檄氏猶未告成故欲稍需
日月而今行轡將發矣大集將成矣不能復待
矣故敢仰干典謁冀片刻之獨寬使得効堦墀
之百拜別有狀銘統俟面申延佇示期以慰企
止

寄李本寧方伯書二 已未

侍先生者凡七年而於先生之行也不及與河
梁之宴先生歸又一年矣而未及專一介之使
致一言之問先生不以儀爲非人哉然儀亦不
以爲非人也何也本朝文章家自何李王李以
來傳之先生而恢宏精實於是而始極先生攬
一代之盛而後起者莫之繼先生之年高矣持
天下之衡久矣豈不日夜望之哉然後起之士

快爽流鶻或時過於前人要之於至合之於則
則貌焉算窺也儀世攻此業先大父自以其學
名其家先君子攻焉而未遂其志小子儀學之
而未能也幸從先生遊窺著述沐浴餘論竊欲自
淑乃七年而無所得宜其赧顏愧心不敢以一字
字聞於左右非敢有所忘也乃士人從楚中來
謂先生時不忘儀先生亦念管日之從游而不
忘其燕笑耶亦謂其猶可教而且望而且念耶

儀竊恐恐焉而無以自處也竊以江路數千而承無期能憐其有志未能而寄一言教導之亦古人之盛心也雖然侍七年而未敢請請於既別之後亦太愚矣先生安得而與之但其七年而不敢請既別而不敢不請之故或具古人之盛心者有以亮其微也昨年五日開社秦淮所以昭先生去後之息序啟稿敬呈覽教先生曰茲人也茲言也而欲請於我小子實無所置而

辭矣

寄李本寧方伯書三

庚申

昨歲寄一書於掌記竊有所請也至今未蒙批
答豈以其夸而迂歟以其才不逮而未量力歟
抑不屑之教誨歟亦其書猶未達左右也漢雖
廣矣布帆無恙亮不至浮沉然則其夸而迂學
者之立志也天下非夸迂之士不能見短於一
時而收長於萬世及其收長也天下不見其夸

迂而已豈遂自忘哉才不逮而不量力此學者之所懼而非教者之所棄也無已則請從不屑之科儀雖不敏憤三百年之文章未有先於古人者今先生之後并將絕其一綫竊自負其夸迂之志又抱其不量力之癖而竟得不屑之教誨也竊充充然瞿瞿然而又疑其書有浮沉矣今天不啟運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時以高文大冊布於朝廷頒於四裔藏於金匱而徒使先

生傳緒於萬世萬世者一日之積也故古人曰
見知曰面稽惟恐其道之不傳也當今之世先
生之道亦安所傳哉古德云吾道已南旣不得
傳衣付鉢願從曹溪而問法也幸先生指示之
雖然今之道亦難言矣何李開天僅成草昧濟
南乃布衣之雄驚萬人有餘涵一世不足晉江
毘陵彬彬乎質有其文而究精微程氣骨亦微
遜於古人汪新都方員畢具而大匠之功未覩

先歸安志在千古而道未沛於一時至弁州廓
而大之先生精而微之始以成三百年之業而
望後之人紹而傳之光而大之俱未有庶幾也
聚夫爲儒墨者千萬人而得通文事者數人聚
通文事者千萬人而得學古者數人聚學古者
千萬人而得其資頗近其質不謬者數人盡合
天下之資近而質不謬者力攻此道猶未知其
或可庶幾焉否也可又從而拒之乎願先生感

於斯言而無使儀之書復浮沉於江漢之間也
雖然自唐宋以來天下之文人非氣相矜則名
相忌矜者不足益其美七子是也忌者不足損
其光何李是也至於各出其所見切磋而琢磨
之不可得而望已然則後之學者亦私淑於前
人而非有耳提面命者魯人有言六經有餘師
世之志士大率由是也然古人之入而學出而
問其義謂何故竊有望於先生而欲先生弗以

唐宋以下之文人自處而儀亦竊附於古人之學問焉如徒以齒牙俗後輩如元美之於長卿長卿終在宮牆之外儀所不敢安如以排擊詭時譽如義仍之於元美義仍終不成其家此儀所未敢而亦不屑爲者願先生無忽無疑

上李本寧太常書四

辛酉

人亦有言文人無當於世以儀度之竊未然也特其不用用而不盡耳姑未暇論氣節學業卽

如經緯一道如昌黎佐平淮西允明權書鑿鑿
王介甫之志在當世蘇子瞻之幹濟工妙荆川
及先子之於本朝平倭剿苗弇州負上相之才
先生裕經國之業皆未可更僕數也往者往矣
如先生者使其一日在樞機豈不反斯世於太
公振累朝之綱紀卽煩先生於疆場豈當今宿
將所可望尺寸而秩宗寅清猶復相阻此直世
負文人耳豈文人負世哉夫文人之力能鞭今

策古摧衆齊紛而猶不能爭一時之遇况非其人而望用於當世不亦難乎故儀之志竊欲退而論述彙衆言之成抒一已之得使覽者易爲視聞者易爲聽行者易爲循亦區區不得已之懷而欲自見於天下後世者也然古人之得我同然者衆矣故百家鴻業具有成書唯經武一途人非厭而鄙之卽震而遠之故其言紛糾而不可考鏡詭竒而不可擬摹心竊悲之故作武

備志採古兵家之微旨而曰兵訣評輯古名將
之奇略而曰戰略考集立陣教士之方而曰陣
練制辨營戰攻守水火馬餉之制而曰軍資乘
窮天官五行風角之說討太乙奇門六壬之術
鏡方輿鎮戍江海之防究九夷八蠻域外之事
而曰占度載欲使兵家無遺言學兵者無遺恨
故收輯者十五年潛心者三載髮爲之蒼神爲
之枯幸而得成爲卷二百有四十而其分門析

類爲百有餘所採之書凡二千餘種而秘圖寫
本不與焉破先人之藏書壘萬卷而四方之搜
輯傳俗不與焉其力則苦矣而有當於天下後
世未可得而知也當吾世而唯先生先生能無
一言評其得失乎謹函其敘目上覽唯先生俯
而教之敬禱以俟

寄李本寧太常書五

壬戌

嗟嗟天下事遂至此哉然儀魯人也終以事猶

可爲關以外者不具論如蜀之亂亂於用不明
不銳之制帥故以數月僅守之省會幾復失之
使一旅之將得人區區懦僉安足道哉黔滇之
事因於蜀耳蜀存而黔滇不定者有矣蜀亾而
圖黔滇理所不出也今朝廷之上直棄之矣召
公爲政日闢國百里今之君子將奈之何山東
之變彼中之撫不能弭於先安望靖於後使漕
河兩撫及畱都諸老有一人以天下爲已任指

顧定之耳今蔓延至此伊誰之咎嗟嗟吾君乎
吾相乎不能爲者強之爲爲者徒以自肥如近
日江上之軍以尅餉鼓噪幾使舊京喋血而能
爲者又以爲文人爲談客不使之爲天乎痛哉
不肖儀入山之計已決力續史記以成先生之
宿志不能自見一時庶幾可質千古唯老成典
刑如先生一日不出儀雖在深山大澤安得半
夕寧處乎王新伯之歸也聊附一函至其衷曲

未敢寄他鴻也

上李本寧太常書六

壬戌

嗟乎天之毒儀至此極也元儀自以世爲國朝
名彥與叨爵祿世其家者不可同日而語故竊
附五世相韓之義欲自効其博浪之一擊乃當
事者遂使之兜牟而裊襠夫跛者守門瞽者司
聽用違其才是馳騏驥於澤陂盪楫槳於廣陸
也天惡其違遂降之罰嗚呼儀實有罪焉豈天

之不仁哉雖然跛而趨蹶之可也瞽而視仆之可也乃以罰其身恐以全其名遂奪其老母使不得視含歛出未能勦妖蕩奴開中興之盛業入不能易簣屬續効三日之誠敬悠悠蒼天毒儀已甚矣然天心之仁萬類不遺何獨忍於儀哉深思而不得其故則竊有悟也儀雖已兜年而稱稽然以文章事先生者竊有矣年今文運將終後死其誰之日元儀自謂生平之所業或

不見棄於先生度先生亦必不能棄儀也邀天
而得先生之惠而憫我錫之一言藏之幽室昭
之來襪先慈雖死而不死元儀宜死而可死者
端在此也元儀敢不體天之心以請諸先生耶
唯先生以天之心爲心則元儀縱以兜牟襦襜
不得稱文章之士而亦可自暝矣唯先生惠而
憫之

邀天之幸竊末照於帝陌沐盥而朝遂巡而却
望龍門而迴步者蓋歲以數計矣新政燁然而
厄運未終內糾外潰甘霖之沛凡有血氣莫不
望之况元儀哉儀三十不足二十餘先人世典
文章而儀不能修其職先人有懷當世而儀不
能竟其業進則見擯於有司退則難慰乎老母
嗟日月之我邁耻國恩之未酬當爲童子時從
先考敝簾中得大父兵家之學時羣從莫之好

也得專而私之十四五遭年大饑三吳將有盜
起當是時天官家有言將遂成大亂恐不得復
從制科自見故專門於兵家構秘籙講劍術粗
得梗概會其時平然不忍棄也負笈長安出齊
魯燕趙之墟訪賣漿博徒之人時有所見聞手
錄而私試之以其驗者存於篋壬子以後多在
白下白下如繡閣春閨算或言之者然四方之
奇士亦皆停轡焉時而從車旁叩其端然終未

廣也間游於吳越間構故家之遺書故其業稍
富會東事起天下多言兵然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竊槩於中而不敢言也爲輯武備志分以五
部其前二部析爲二十四目後三部析而爲十
二門合十二門之目爲一百有四而目中之目
又三倍之爲卷二百有四十爲言二百萬爲圖
千有餘而其著書之意略盡其序若掛一漏萬
遺精取粗心不能得之於口口不能得之於筆

者未可更僕數也。度其書不足以藏之名山，故
卽以質之當世。欲世之同心者，糾其謬而補其
不逮，成一家之言，以備一流之大成。欲乞先生
一言以爲政，而逡巡未敢也。敬函其敘目以獻，
惟閣下憫而教之。

與顧太初少宰書二

壬戌

嗟乎元儀之沃，教於先生亦有年矣。竊亦斤斤
名節，謂可不負譽於幽獨，以爲材館。蓋乃天竟

奪其老母使不得視舍殮焉嗟乎元儀知罪矣
先生之敘儀武備志也已虛獎盛推矣而終之
謂其一班無以此盡儀也世竟以此盡儀儀不
能違天惡其負先生而降之罰耳儀何尤焉雖
然以其已見者而論則元儀徒兜牟而裊襠耳
未嘗奪螳臂撼賊卽一班亦未盡也以其未見
者而論則元儀之沐浴文章蓋有年矣庶幾一
家言以無負先生此非兜牟裊襠之可以限人

也先生矜其志量其不夸而誕於其最痛心難
自贖之事無若不得視先慈之舍歿也錫一言
以表其墓此亦仁人之用心而終教育其不才
者也敢瀝血以告下執事未知先生其果矜而
許之否耶主臣

與顧太初少宰書三

癸酉

不孝儀不得奉先人之屬續以爲擯廢於大君
子不得邀一言以不朽我親矣乃辱先生憫其

志哀其情諾而不拒元儀之覲顏倫生者數月
皆先生之賜也今朝廷悞聽當事之言儼然下
明詔使待罪巖關以情辭於樞相終不見許督
促日迫黽勉以行以面訴其不得已之情儻矜
而許之當誓墓以畢此生苟不見亮則黃沙巨
濤是服世恩荷特知者畢命之所也惜其無所
當終爲鴻毛先生何以教之墓中一片石邀雲
杜先生之靈已鏡而納之玄室墓前一片石元

儀手自礮之待先生之德音也先生終憫之哀
之元儀死不負於親瞑而入地矣主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
終